

■ ■ B H ■ ■

修 錶 記

話說當年BH考入臺大後，老父大喜過望之餘，曾慨然購SEIKO自動名錶一支相贈。數年來，此錶與BH密切合作，相安無事，BH自信待此錶不薄，此錶亦頗能盡忠職守，既不虛報時刻，也不怠工曠職，良錶名士，相得益彰，如此這般，海內昇平了二年有奇。

也是合該有事，這一日，吾錶不知何故，一反常態，拒絕繼續行走。時針、分針、秒針悍然停於二、五、十一等位置，就地養起浩然正氣，拒絕前進分毫。BH一看大怒，乃依古法，搖之、晃之，但見秒針蹣跚行了幾步，虛晃一招，又倒地不起。心知有異、不敢怠慢，立即將吾錶送往錶店。此一去不打緊，只因修錶，鬧得BH肝火怒燃，血壓上升，惹出多少是非，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「是非只因要修錶，破財還為找氣受。」
此是後話，暫且表過不提。

且說BH步出校門，瞥見左角有一鐘錶行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便闖將進去，店裏端坐一個老板模樣的人物生得是小頭銳面。BH趨前唱個大喏，立即呈上吾錶，老板問明原委，不慌不忙，取出工具便埋頭拆將起來。約一盞茶功夫，抬起其尊頭，沖著BH陰惻惻一笑，曰：「自動軸斷啦，得換一個！」BH伸過頭去，左看右看，橫看豎看，看不出斷於何處，但BH堂堂一介大學生，儼然飽學之士，自不可輕言看不出來，遂作悠然狀，問曰：「多少錢呀？」老板將BH從頭到腳打量一番，淡淡地曰：「五十元。」冷氣還沒有倒抽完，老板又加了一句：「外加洗油，一共是八十。」BH一聽，魂飛魄散，心膽為之俱裂，乃以BH特具之小心眼（按：BH向以小心眼之多聞名於世，諸君不可不知。）判斷此為一黑店，自知這一日是凶多吉少矣！

店主一看BH居然嚇出一身冷汗，端的是沒見過世

面，乃好言相慰曰：「我這還是算你便宜的呢！你看看這個錶，和你的錶毛病一模一樣，我就算他九十五元，」BH頭腦一向不十分複雜，一聞此言，芳心略定，也就不再多想那廝何以要算我特別便宜了。

臨走，店主忽又哇哇怪叫曰：「喂，你這錶帶也壞了，扣不緊啦，要不要換一個？算你二十五元就好。」BH一聽，大怒，厲聲曰：「我剛剛來的時候還好好的呀！」店主作不屑狀曰：「你自己看看吧！」BH接過一看，著實義憤填膺，差點吐血。蓋短短幾分鐘內，有人作了手脚（嗚呼，不是這犢頭鼠目的小子還有誰？）將扣片扳平了一點，當然扣不上矣！BH本想發作，繼而一想，吾錶待不讓他修，又已遭隆重肢解；既給他修，若與他理論起來，他閣下惱羞成怒，修錶時將零件偷換一換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覺，吃虧的還是自己。於是忍氣吞聲，不與他一般見識，自行扳回，仍交回老板，老板悻悻然，一言不發。倒是BH回來後，心中著實抽筋了好一陣子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

三天後，BH前往取錶。進得店來，見吾錶仍七零八落，置於櫃中，甚是蹊蹺。BH心知有異，乃問夥計：「我的錶是修好了沒有呀？」那廝也不言語，拿起夾子，夾出一個小齒輪道：「你這日曆輪斷了兩齒，上次因為沒有全部拆開，所以沒有看出來。這裏斷了兩齒後，每個月有兩天日子不會換格。」言畢，還嘿嘿冷笑兩聲。BH一聽，勃然震怒，眼看三字經就要出籠，幸而BH天縱英明，表面仍不動聲色。（嗚呼，BH表面故作有道德狀，心中固早已對該商人開省罵矣！蓋BH再度努力發揚小心眼精神，自不難由自由心證得知此乃店主暗作手脚，以壞齒輪偷換吾錶齒輪也。）只惴惴不安地問曰：「換一個要多少錢呀？」那廝看都不看BH一眼，輕描淡寫地曰：「四十元。」此時，任BH再高深的功力，也不禁臉色大變，當場噠噠噠倒退三步。嗚呼，吾錶購進之時也不過六七百之譜，這一修就是一百二新臺幣，噫，天喪予，天喪予！BH區區家教階級，月入不過六百，遭此巨變，乃不得不節衣縮食，共赴國難，一個月下來，著實憔悴了不少。事後想來，胸中一口鳥氣硬是無法消受，於是乎，除到處嚷嚷，俾眾所周知外，特在此以BH獨具之春秋筆法，對該奸商鳴鼓小攻一番，一則略表吾深惡痛絕於此等擾亂國家金融之不法商人，二則出出一口惡氣，以申天理而杜奸宄，一舉兩得，誰曰不宜？是為記。

（外系來稿）